

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

魏家川

一、视听霸权与百感交集

科技文明在生产、传输、保存和使用视觉和听觉信息方面得心应手,创造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现代高科技神话。电子媒介克服了视觉和听觉的时空局限性,使现代人的视听生活如鱼得水优游自在,也使现代世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但在触觉、嗅觉和味觉的数字化处理方面,科技文明无疑遇到了一些难啃的骨头,在这些身体性极强的感觉领域面前变得有些束手无策。高科技如何使我们与万里之遥的人握手拥抱?如何使我们品尝到远在天边的一道道美味佳肴?特别是触觉,它的感觉方式的零距离性、感觉内容的浑然一体性与不可化约性,使得触觉世界成为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霸权难以彻底征服的一块处女地。

在这个视觉中心主义的“景观社会”与“看图时代”,触觉显然被边缘化了。触觉似乎不登文化的大雅之堂,学术也对它不屑一顾。视觉对触觉、味觉、嗅觉等的绝对优先性已经导致生命与身体的严重枯竭与冻结,使我们异化和沦落为单向度的人。在感官等级制中,触觉几乎成为“肤浅”与“低级”的代名词。事实上,触觉所涉及的问题是深刻的。触觉蕴含的生命感受的原始性、基础性、普遍性以及难以规训的狂野性,已被理性文化深深压抑和重重遮蔽。触觉是人类现实感、真实感、亲切感的存在基础。触觉禁忌、触觉迷恋、触觉特权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原型,处处关涉着个体与集体的意识与无意识。与“触”字组合而成的词语在大多数语境下并非实指与触觉相关的事情,而是以触觉为隐形结构的文化隐喻。

视听霸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触觉的狂野鲜活又是如何被扼杀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许多哲学家都提出过感官以及感官活动的理论,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也介入了这一讨论。柏拉图从其唯心主义哲学出发,将灵魂与肉体对立起来,并对肉体感官采取禁欲主义的态度。在其对话作品中,贯穿着这样一种主导观念:如果理性的灵魂想要获得智

慧和美德,它就必须征服、至少是控制肉体的感官和情感。在《斐利布斯篇》中,柏拉图对一般的快感进行了攻击,而主张把智慧作为善的生活基础。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认为没有一个感官能凭借自身获取知识,因为它无法避免错误,还因为它的对象是低于理念世界的现象世界中的生理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视觉和听觉感官网开一面,认为它们对智慧的完善也能提供感性的帮助。在《蒂迈欧篇》中,视觉被看作是理智活动的可见的同伴。他借蒂迈欧之口这样评论道:“在我看来,视觉是于我们最为有益的东西的源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星星、太阳和天空,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视觉作为有距离的感觉方式,可以有效摆脱生理或物理的束缚,孕育哲学和理念。柏拉图的感觉理论以及有关理念哲学的洞穴隐喻已经初露“视觉中心主义”端倪。在柏拉图看来,其他依附性较强的身体性感官则会使人陷入肉体快感的迷途,妨碍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由此可知,触觉以及嗅觉、味觉等其他感官显然是柏拉图不屑一顾的,在其感官等级制中没有什么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这一情况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有了根本改变。亚氏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有关感官的学说,以科学精神深入系统地研究生命世界中的触觉现象,成为古希腊强调触觉感受至关重要的哲学家。亚氏与柏拉图之间观念的差异,一部分原因应归于其形而上学的不同。亚氏认为灵魂离不开肉体,犹如形式离不开物质。我们不能把肉体描述为一堆只有通过理性灵魂的动作才能控制的物质质料。触觉是人体分布最广的感觉方式,在亚氏看来,对于那些只有触须和触角的低等动物来说,其触觉水平与人类的触觉能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亚氏在论述触觉时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灵魂》中。《论灵魂》成文于《论感觉及其对象》之前,所以其中有关触觉和其他感觉的观点为后文奠定了基础。在《论灵魂》一文中,亚氏对触觉的基础性、普遍性与重要性的强调更为充分,笔者择其要者引证于此:

任何动物至少拥有一种感觉,即触觉……一切动物都是从干和湿、热和冷的物品中获得营养,触觉是对这种物品的感觉。其他的感觉都属于偶性……^①

如果没有触觉,其他感觉就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感觉,触觉却仍可以存在。有许多动物既无视觉也无听觉,甚至根本不具备嗅觉,有些有感觉的动物有位移的能力,有些则没有。^②

其他一些感觉,人比动物都要迟钝,而对于触觉,人比许多其他动物要敏锐得多。人之所以是动物中最聪明的,其原因就在于此。^③

如果触觉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感觉,那么可触的事物也一定会存在着多种,触觉是多种抑或一种感觉,乃是一大难题,还有,感知触觉对象的器官是什么?它是不是肌肉?而对于没有肌肉的动物来说,和肌肉功能相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抑或肌肉是否仅仅是作为触觉的媒介,而真正的感觉器官乃是某种不同的内在的东西呢?……什么是触觉的主体(如声音是听觉的主体)并不清楚。^④

离开了触觉就不可能具有其他感觉;如上所述,一切拥有灵魂的物体都具有触觉能力。……而触觉是在与对象直接接触时发生的,触觉名称的形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其他感觉器官也是通过接触来感知,但是要凭借别的事物;只有触觉显得是凭借它自身……很显然,只要丧失了这种感觉,动物必死无疑,因为除了动物外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拥有触觉,动物可以没有其他,但触觉却非有不可。^⑤

亚里士多德给人的深刻印象是:1.反复强调触觉对于动物生存的必要性;2.反复强调触觉对于其他感觉方式的基础性;3.突出强调人类触觉的优越性;4.就触觉的细部问题也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5.就触觉研究的疑难问题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6.亚氏对于触觉在两性交往中的重要性似乎并无多大兴趣。

二、触觉的感官地位与审美文化逻辑

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上)《序论》中指出:“博

提格所说的用手摸女神雕像的滑润的大理石并不能算是艺术的观照或欣赏。因为通过触觉,一个人作为一个感性的个体只是触及另一个感性的个体以及它的重量、硬度、软度和物质的抵抗力;而一件艺术品却不只是一种感性的东西,而是精神在感性事物里的显现。”^⑥在否定触觉的审美性的同时,黑格尔对视觉和听觉在审美活动中的“认识性”功能予以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这是西方视觉中心主义与理性中心主义在美学上的充分体现。

视觉中心主义独步天下,人类感官失去了应有的多元共生,人类生活也失去了应有的多元互补。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

为了向我们展示人不再能直接把握这一世界,景观的工作就是利用各种各样专门化的媒介,因此,人类的视觉(sense of sight)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毫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⑦

在视觉中心主义主宰的今天,触觉失去了用武之地。今天,到了我们应该重新学习用触觉去“把握”这个世界的时候了。

现代心理学吸纳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将触觉归于肤觉。肤觉是指皮肤受到物理或化学刺激所产生的触觉、温觉和痛觉等皮肤感觉的总称。

触觉研究在这一方面的推进,显然填补了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触觉研究的一个空白。现代心理学虽然对触觉作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但由于它同样看重的是我们借以获取绝大多数外部信息的视听感官,因此触觉在其研究格局中始终只能占有极其边缘的位置。

瓦西列夫在其经典论著《情爱论》中专列“感觉与爱情”一节,在分别探讨了“视觉”、“听觉”和“嗅觉”后,最后落在“触觉”上。他指出:

毫无疑问,这种习以为常的感知现实的形式对于独特的心理内涵来说是很原始的,是同它有着深刻的有机联系的。从生理角度来看,触觉的反射机制的形成,是以目的性为基础的。

皮肤的感觉是生命千百万年发展的产物。它能帮助个体在物质存在的客观过程中,在他的生存条件中确定方向。皮肤的感觉通过接触提供关于现象和物体的具有生理价值的信息:

尖利、柔软、尖硬、流体、寒冷、粗糙、沉重、温暖等等。它使生物能够选择最适于发展的环境。

皮肤的感觉能力传递着关于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的情报。它的信息发出关于接触、温度和痛感的警报。皮肤的感觉同个体的满足和自卫本能有关,但是它的生命功能还不仅局限于此。

它对现实男女之间的交往具有很大意义。引起完整的亲昵感受的无条件刺激因素和条件刺激因素,是皮肤感觉的要素。皮肤触觉在生理上符合异性的下述愿望:身体接近、感觉对方的身体、拥抱、直至完成性行为。^⑧

人类的肤觉与触觉是历史与文明的产物。譬如亲吻,“对于这种纯属人类特有的现象,有些作者认为它起源于某些动物发生性行为时所伴有的啃咬动作”^⑨。还有,“性行为是触觉强度、感受集中程度的顶点”^⑩,惟其如此,人类对触觉情有独钟的同时,也显得对它有些讳莫如深。

触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触发了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性别起义。它使得以男性和理性为特质的视觉中心主义受到以女性和感性为特质的触觉原始主义的质疑与批判。《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指出:“很多女人都再三强调,她们都很渴望得到更多的身体碰触、爱抚以及亲密感,这是女人最普遍的心声”;“在回答对身体碰触的喜欢与渴望时,很多女人都说,男人除了上床性交之外,并不喜欢跟女人做身体碰触”,而是随便摸两下就想进去。“假使我们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身体的碰触与亲近,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更多的温情与爱意,根本就毋须将所有的身体碰触都导向阴道性交”;肌肤之亲也是性爱,“性爱的真谛在于了解彼此对爱欲的需要,体验肌肤之亲的快乐。这是一种强烈的美学经验,甚至是个人感官的极致,欣赏对方全然的美丽”;当下女性在享受触觉快乐以及性生活方面更加开明、解放和主动,敢于亮出自己“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主张。她们惊世骇俗地坦言:“在做爱的时候触摸的感觉比眼睛看到什么重要多了,反正做爱时谁会张着眼睛看对方的脸?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那做爱时最容易触摸的就是他的臀部啊!如果他有个完美的臀部,那就是‘手感’最好的地方,对不对?”^⑪在何春蕤《性心情》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是不是人的皮肤的触觉也有某种惯性?如果很习惯被抱、被触摸、被爱怜,那么就会时时的那个期待,比较发达,比较敏

感,比较有响应。而那种少人碰触的皮肤因为从未有外界刺激进来,也没有机会加以温情来诠释皮肤上的触感,所以一旦有人碰触,便惶然不知应该如何反应或理解,再加上如果父母不以拥抱来表达疼爱,反而时时警告孩子不要和别人的手或身体接触,那么这个孩子的皮肤就会像是装了三千伏特的电网一般,一碰就有激烈反应,外带恐惧惊慌。这么说来,皮肤上的触觉会如何发展,如何反应,并不是什么生理的事情而已,而是这些互动模式是贫乏冷漠还是热情多样,都会影响到个人成年后在情欲上的期望与表达方式。”^⑫一些女性的触觉经验表明,她们总是感到“好像身体是一个很特别的疆域,不到某种交心的程度之前不轻易容许任何形式的亲近”^⑬。“烈女怕缠夫”,处于被动触觉中的人,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话,往往会有一种被“物化”对待、甚至被凌辱的感觉,这使得同为触觉行为,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的女人常常有被触犯与触怒的感觉。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独具慧眼,曾敏锐地捕捉到隐身于遥远历史深处的“触觉中心主义”:“在这本关于触觉的书中,我想尝试指出的是既是理论的(视觉中心的)又是‘触觉中心的’哲学与某种被文化标识了的‘身体’经验有关。古希腊的身体,当然还有基督教的身体经验。”^⑭德里达有关“触觉”的后哲学思考,蕴含着太多的信息量与可然性,令心有戚戚然者触目惊心,触景生情,触类旁通。

①②③④⑤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第37页,第54页,第58页,第92页。

⑥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页。

⑦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⑧⑨⑩ 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第188页,第190页。

⑪⑫⑬ 何春蕤:《性心情》,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250页,第160页,第76页。

⑭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页。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容明